

剥削的演变：从罗马征服到现代资本主义

警惕人类这种野兽，因为他是魔鬼的棋子。在上帝所有的灵长类动物中，唯独他会为了娱乐、欲望或贪婪而杀戮。是的，他会为了占有兄弟的土地而谋杀自己的兄弟。不要让他大量繁衍，因为他会把自己的家园和你们的家园变成沙漠。避开他；把他赶回他的丛林巢穴，因为他是死亡的先兆。

——《人猿星球》中的扎伊厄斯博士

人类破坏力的根源，来自于我们社会体系中一个根本性的缺陷——对积累与控制的无尽追逐。其他物种都生活在自然的限度之内，而人类却发展出了日益复杂的剥削体系，让一小群精英能够从绝大多数人身上榨取财富。本文追溯这些体系从罗马军事征服、经过封建贵族制度，一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，考察每一阶段如何在保持相同核心剥削逻辑的前提下，不断精炼控制的机制。

根源：罗马帝国与私有财产的诞生

罗马帝国通过其军事征服制度，建立了第一个系统性的规模剥削框架。罗马的将领与士兵会得到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作为奖赏，在暴力和财产所有权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。这不仅仅是战争的战利品，而是将征服制度化作为一种财富创造的方式。

使这一体系具有独特“人性”特征的是，它创造了「所有权」(title)和「产权」这类抽象概念。动物基于本能与即时需求来保卫领地，而罗马人发展出复杂的法律体系来记录土地所有权的转移，从而基于征服建立起永久性的等级制度。这为后世立下了先例：暴力和支配关系可以被转化为合法的财产权。

被压迫的阶层——奴隶、平民与被征服民族——通过税收和劳动承担了这一体系的全部成本，而精英阶层则坐享所有权的红利。这创造了第一个大规模的体系：被剥削者通过纳税，为维持现状所需的军事与法律基础设施付费，从而支付自己被奴役的费用。

封建转型：贵族与血统特权

当罗马帝国演变为封建欧洲时，剥削体系发生了转型，但核心原则得以保留。直接的军事征服让位于世袭贵族制度，财富与权力开始依附于贵族头衔与血统，而非个人征服行为。土地所有权变得可世代传承，根据出生而非个人成就形成了永久性的阶级。

封建制度通过庄园制 (manorial system) 进一步精炼了剥削方式：农奴为领主耕种土地，以换取所谓的“保护”。这是一种极为精巧的控制形式，将剥削伪装成互惠关系。农奴不仅要向领主纳税，还要承担兵役义务，实际上是在资助对自身的压迫。

这一体系特别有效的地方在于，它与宗教和文化叙事深度整合。“君权神授”与社会自然秩序通过教会和教育体系被强加，使等级制度显得理所当然且具有道德正当性。被剥削者内化了自己的地位，将人为构建的体系视为天经地义。

现代革命：抽象财富与无声剥削

最具革命性的演变发生在资本主义兴起与工业革命时期——贵族头衔大体变得过时，而剥削体系却发展得更为高效。现代体系用隐形的拥有权取代了显性的贵族阶层——资源、资本与权力的秘密集中，通过公司、金融结构和复杂的法律构造在幕后运作。

剥削机制变得更加抽象且精密：

- **租金榨取**：拥有土地与房产可不劳而获地产生收入
- **利息榨取**：放贷制造永久性的债务义务
- **资本增值**：资产所有权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财富指数级增长

现代被压迫阶级依然通过纳税来供养这一体系，这些税收用于支付警察、军队与法律基础设施，以保护私有财产权并强制执行债务义务。现代剥削最阴险之处在于，它制造了公平与流动性的幻觉。与赤裸裸的封建制度不同，现代剥削被“精英治国论”“自由市场”与“个人责任”等叙事所掩盖。

价值观的腐化：贪婪凌驾于伦理之上

这一演化过程系统性地腐化了人类价值观，将贪婪置于伦理与道德之上。每一次剥削形态的迭代，都创造了为其辩护的文化叙事：

- **罗马时代**：征服与扩张被美化为文明使命
- **封建时代**：君权神授与自然等级通过宗教被强加
- **现代时代**：“市场效率”与“财富创造”被赞颂为社会善

其结果是一个病态的社会——心理变态特质（缺乏共情、对地位的痴迷、乐于剥削他人）反而成为积累财富与权力的优势条件。重视合作与公平的伦理型个体，在一个奖励竞争与榨取的体系中系统性地处于劣势。

这种文化转向造就了心理学家所称的“病态政体”（pathocracy）——一个由心理变态特质个体占据权力顶端的社会，因为他们最适应剥削该体系。随着剥削机制日益精密，我们实际上是在筛选并奖励这类特质。

终极后果：自我毁灭

这一演化过程的顶点，是人类社会正在主动摧毁自身赖以生存的基础系统的悖论局面。对积累与控制的驱动力导致了：

1. **资源战争**：国家和跨国公司为日益枯竭的石油、水源与稀有矿产展开争夺，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维持控制

2. **环境崩溃**：在有限地球上追求无限增长，导致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毁灭
3. **社会撕裂**：极端不平等制造社会不稳定与冲突，被剥削者日益绝望

这体现了人类独有的危险之处：我们有能力创造出凌驾于生存本能之上的体系。动物绝不会为了短期利益毁灭自己的栖息地，而人类却发展出了抽象的所有权与财富体系，让我们可以外部化成本，即使威胁到长期生存也继续追逐积累。

结语

从罗马征服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，体现了一条持续精炼剥削体系的清晰脉络。每一次迭代都变得更精密、更抽象、更高效地从多数人身上榨取财富，并将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。以隐形所有权结构与金融机制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，代表了迄今发展出的最先进剥削形态。

尤其令人悲哀的是，我们明明有能力创造不同的体系——优先考虑合作、可持续性与集体福祉，而非个人积累。真正的挑战在于认识到：这些剥削体系并非自然或不可避免，而是人类创造的制度，因而也是可以被重新设计与取代的。

在我们正视社会组织这一根本缺陷之前，人类都将继续走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，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用以组织自身的体系所驱使。最终的选择在我们手中：是继续精进剥削直到自我毁灭，还是从根本上围绕合作、可持续性与共同繁荣的原则，重新组织社会。